

粵

清

西

汪森編

叢

載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粵西叢載卷十六

清 汪森編

粵西雪

雪。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巖門。朔雪至。闕輒止。大感則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虞衡志下同

粵西風

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駱越

史記元鼎六年。漢兵至南粵。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罕餘萬口降。通典曰。貴州古西甌駱越。又曰。襄陽縣漢之中盧駱越人徙此。益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人為駱人。有駱侯。或自名駱將。漢代蜀王子將兵徠討駱侯。自稱安陽王。尉佗滅之。

路史曰今貴治鬱平蓋古甌駱調載言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甌駱交止九真之域計道號駱侯姚姓李奇說故九真有駱田邕有駱越水其散居襄或云甌閩誤饒仲學海下同

且甌

周書王會解曰且甌文餐路史曰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別種郡國志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即言西以別東爾寰宇記鬱林廢靈州經善勞縣即古西甌居

蒼吾

周書王會解曰倉吾以翡翠路史曰梧之蒼吾縣元始六年開蒼梧郡地廣東至湘潭

桂國

周書王會解曰伊尹為四方令曰正南甌鄒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璫瑁象齒文犀翠羽為獻路史曰桂國見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賈禺東今番蓋桂陽也

區吳

路史曰區吳蒙之東區漢之荔浦也

南越封吟

凡郡之土字秦氏分制置侯置守列為四十 南海郡南越之域今南海始興義寧

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潮陽等郡

地皆是 桂林郡南越之域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

桂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寧浦橫山循德龍池永定等地皆是 象郡南

越之域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義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

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温水湯泉郡皆是

鄭樵通志

秦始皇三十三年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實治通鑑

唐開元十道其十曰嶺南道古揚州南境今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封辯瀧

新潘雷羅儋崖瓊振

已上廣府管內

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古巖

已上桂府管內

容藤義竇禺白廉繡

黨牢崑鬱林平琴

已上容府管內鬱林平琴二州複名

邕賓貴橫欽潯瀛龍田武環澄

已上邕府管內

安南驩

愛陸峰湯長福祿龐

已上安南管內福祿一州複名

凡七十州焉

其五府又管羈靡州

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北

唐天寶元年。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夸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鎮以自給。資治通鑑

唐嶺南道

蠻為州九十二。隸峰桂邕都督并安南都護府。山堂考索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楊慎丹鉛總錄

宋廣南節鎮詩括

廣南九鎮。番禺。號清海。桂林為靜江。慶遠。龍水鎮。肇慶。端溪。邦。建武。維。邕管。永慶。維。晉康。寧遠。容江。域。靜海。瓊山。疆。融水。名清遠。九鎮列南荒。玉海下同

廣西五鎮

節度州 郡名

靜江 靜江 始安 桂林 灘水 桂 筦 桂 部 八 桂

慶遠宜

龍水

宜城宜水宜陽

建武邕

永寧

邕管樂昌邕郊

寧遠容

普寧

容管容江

清遠融

融水

玉融

宋中興帥藩東則廣州西則靜江

靜江經略安撫二十五部寶祐五年命制置大使

桂林八桂

桂管

襟蠻帶海為會府

五筦之地桂為大

西控龍編東連

鯨海

地控諸蠻疆連五嶺

地聯五嶺川東三江

左控荆衡東接嶺海為一

都會修戎兵用邊蠻方

疆分五嶺

疆分五筦連江山筭帶之雄戶雜羣蠻

有鱗介衣裳之俗撫御之宜有赤子龍蛇之別牧伯之任在嚴師父母之間

宣威丹徼

領郡二十五羈縻州七十二控制雄劇

銅柱之邦戈船之道

羈

縻七十州封畛四千里風清氣淑

東接嶺海右控蠻荒

晉陶侃鎮江陵都督

交廣忠順

唐李靖平嶺南為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

王峻為都督築城務

農唐經略之地甚重專西南一面之寄幕府無南鄉之慮曹克明始置

溪洞司而兼領之。陸說嶺外處畫無不當者。余靖奏團結訓練土丁以備邊。

經制五筭恩
信著嶺外

張栻范成大。援著安交趾之績。固陳靖日南之方。祖宗之制。

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

安南貢獻

交趾國本南域之地。唐交州總管也。至德宗改安南都護州。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梁帝。因授承美節鉞。國朝乾德初。交州師號天聖王。私署丁璉為節度使。自開寶以來。皆受朝廷爵命。貢奉不絕。開寶六年五月甲寅。璉遣使朝貢。戊寅封璉靜海節度。八年。又遣使朝貢謝恩。太宗興國五年。黎桓遣使。以丁璉為名。獻方物。十一月朔。黎桓遣牙校江巨煌王詔祚。八年五月庚午。黎桓遣牙史趙子愛。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使。雍熙二年二月甲申。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並遣使貢物。淳化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貢物。真宗咸平元年九月癸亥。黎桓獻馴象四。景德元年六月甲子。黎桓遣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三年桓死。四年八月乙丑。黎龍延遣其弟來貢。賜峰州刺史。明祖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延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又封黎桓為南越王。祥符二年十二月癸未。交

州黎至忠遣使來貢并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性不可養畜欲拒而不納。又慮逆至忠意俟其使還乃令縱之。三年三月壬辰李公蘊遣使入貢封交趾郡王。五年四月戊申七年八月己巳並遣使貢方物。乾興元年四月丙寅李公蘊遣使貢方物。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癸巳南平王李公蘊遣其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方物。慶曆三年三

月乙亥交州獻馴象五。

山堂考索

交趾本南越。唐安南都護府。開寶六年四月丁璉貢方物。以為靜海節度安南都護。閩嶺南平懼而內附。八年五月貢犀及象牙。八月七日封交趾郡王。興國二年十二月貢方物。七年三月丁璿貢方物。八年黎亘貢通犀孔雀尾。九月貢金器。雍熙二年二月貢金龜鶴賀乾明節。三年九月復入貢。端拱元年閏五月朝貢。淳化元年十月貢紡龍鳳織。至道二年七月賜以美玉帶。三年封南平王。咸平元年九月獻馴象二年獻犀牛。四年貢馴犀一象二七寶裝金瓶一。景德四年七月黎龍延修貢請賜九經祥符二年十二月癸未貢馴犀一。上令縱之海矣。三年三月授李公蘊交趾郡王。以祀汾陰修貢。五年四月貢方物。七年七月言敗鶴柘鬘貢馬獻捷。八年貢方物。天禧三年八月貢犀角象齒。乾興元年四月貢方物。景祐元年十一月辛亥李德政獻

方物及象。慶曆三年三月乙亥獻象。六年十二月庚戌獻象十。帝方獵召其使扈從賜紫袍塗

七年正月庚辰御宣德門閱交州貢象。至和二年十一月李日尊貢象十。嘉祐三

年六月丁卯貢異獸二。以為麒麟。狀如水牛鼻端有角樞密使田況請但稱異獸使殊俗無我

欺。八月癸亥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觀之。八年正月辛亥貢馴象九。熙寧五年又貢

象。元豐五年六月乾德貢犀二。元祐六年四月甲申入貢。賜錦袍束帶。紹興十四

年六月十七年九月天祚貢方物。十二月賜鞍馬。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獻象牛

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貢馴象十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庚寅賀升平獻黃金

器明珠沉香翠羽綾絹馬十象九。三十一年正月六日貢象。乾道九年六月貢方物

海玉

明會典云。洪武二年遣使朝貢。因請封爵。詔封為安南國王。永樂四年以其臣篡立

發兵討平之。宣德間遣使來謝罪。請命。因宥而封之。今三年一朝貢。別有進中宮東

宮方物。其或以慶慰謝恩等事來貢者。不在三年一貢之例。朝廷有大事遣使頒詔

於其國。其國王請封亦遣使行禮。其貢物。金銀器皿。薰衣香。降真香。沉香。

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

今通志所載貢物。金香爐花瓶四副。銀盆一十二口。沉香九百六十兩。速香二千三百六十八兩。降真香三十株。白木香五十件。中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其差遣陪臣三員。通事一名。行人四名。隨人十三名。

安南三路

粵西入安南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嶺南瑣記

永樂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兒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典錄

祿州龍州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土司遇喪事。賻贈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以為餌。已辭不受。祿州憾之。遂尋兵戈。讐鬪不已。辭曰。通其賻金

千疋也。嶺南瑣記

宋時坑冶

宋時廣西有銀坑。令供銀置場發賣。又有銅坑、鐵坑、鉛坑、錫坑、鬱林輸鐵二萬七千五百斤。潯州輸鉛二萬二千二百斤。賓州輸鉛五千一百斤。邕州輸鉛五千斤。昭州輸鉛六千斤。賀州出錫尤盛。輸錫一萬二千六百斤。柳州輸錫二千四百斤。

合璧事類

慶遠諸坑

宜山縣在宋時有寶積監。在城西二百五十里。乃河池州西境。設監官一員。管坑戶。穴地深五七丈。或至十餘丈。取礦砂入爐煉。一晝夜始成鉛汁。又入小爐再煉之。始成銀以充貢。時已未歲。其坑崩陷。坑丁皆壓死。遂罷不敢採。而廢其監。今地皆屬土官。又有玉田場。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為河池州東北境。其設官管坑丁採礦以貢。皆如寶積監。其廢亦同。又有富安監。在城南一百六十五里。宋設監官管坑戶。採砂以貢。其砂脈延綿白石中。坑戶以火煨石鑿而取之。得砂凡四等。大則顆塊。次則箭頭。又次則顆粒。餘皆末砂。價以是為等差。自後獠賊叛亂。坑丁逃散。砂脈亦盡絕。遂罷不採而廢其監。又有樂耕場。在府西北二百三十里。去普義寨五里。宋時設坑丁開鉛坑。以應經略司取需。後以獠獠叛亂。坑戶逃竄。遂罷不採而廢其場。

慶遠府志

置南寧柳州二衛并慶遠府

洪武三年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為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為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眾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扇為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為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讐殺因而為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

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賊功者

均廣西鹽數

宋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鹽以為。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戶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戶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昭賀之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益而發泄。而常患數少。欲望我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要。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實為一方久遠之

利。山堂考索

行鹽

粵西食鹽。非地所產。皆取給於粵東。粵東饒而粵西瘠。商不樂至。不得已。官自為市。蓋自唐劉晏行常平鹽。歲取贏錢百餘萬。以給軍餉。官祿行之至今。國朝以楚之長寶衡永四郡。柳道二州。皆附於桂林行鹽。每歲於粵東買七十五百引。引十四包。包百二十五斤。官造船給值。及往返工費。一歲二運。遣官統之。而商分任焉。又許私帶十之一。謂之商鹽。與官鹽搭配出售。取其餘息。以餉營兵。歲可得二萬緡。但鹽出於東。東人往往齟齬。西商。商益重困。而奸偽百出。雖欲禁之。不可得已。百粵風土記

開荒田

新龍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鉞開為町疇。伺春雨丘中貯水。即先買鯨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也。嶺表錄異

三田

交州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廣志

石膏山

蒼梧彭平縣。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裴氏廣州記

斑石

蒼梧廣信縣之壽鄉。有孤崑。崑有斑石。石皆五色。輿地志

蒼梧耕象

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為之耕。異物志

帝舜丹朱商均皆葬蒼梧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

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嶠南瑣記

舜葬蒼梧之野非

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刻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忌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為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司馬光史刺

禹巡蒼梧

東漢書陳蕃傳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續

百丈山

百丈山在桂林郡城東北七十五里。一名把杖山。疊障深重。連延西南數百里。四接郡界。莫窮遠近。自府北驛路徑穿其中。俗以崎嶇險阻。故以百丈名之。又以林巒深邃。行人皆持兵仗以防猛獸。因亦名把杖山。桂林風土記

龍蟠山

龍蟠山本名盤龍山。有石洞深致。洞中天然石室石床石盆。洞門數重。人秉燭遊。常見龍迹大如椀。洞有水。水中有魚四足。有角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晦冥立至也。前使李渤給事改為隱山。連其所也。桂林風土記以上二則出太平御覽

象州西山

象州西山與象山相連。風土記云。刀兵永不見。西山最高。現說者以儂智高陳進之猖獗。至境或自退。或敗亡。土人以為應識。嶺外代答

桂林癸水

癸水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略曰。癸水繞東城。水不見刀兵。癸水瀕江也。虞衡志

府江

府江源出海陽。至平樂會樂荔諸水。南趨梧州會端州。入於海。自平樂郡城。至昭平一百餘里。兩岸峰巒壁立。中通一江。灘瀧三百六十。片帆孤影。如入無人之境。自昭平至龍門六十里。始隱隱有茅茨焉。過此則蒼梧界矣。曰府江者。別於左右二江也。
平樂府志

湘水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然其碎石若檣蒲子。大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羅含湘川記

灘浪二水

粵右有灘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尚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鍾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
注。水出無陽縣。縣故郢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為大水。
注。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遷猛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交州自羸。徙治於此。又云。禱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於海。
嶺南填記

龍州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
嶺南填記

裸川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海上有裸人鄉。桓譚新論呈衣冠於裸川。焦氏說楷

容州三洞天

洞天第二十都嶠山洞

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寶玄洞天。在容州普寧縣。仙人劉根治之。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

周迴七十里。名曰秀樂長真天。在鬱林州南海之南也。又曰和州含山縣。是白真人治之。

第二十二岫峒山洞。

周迴四十里。名曰玉闕寶圭天。在容州北流縣屬。仙人錢真人治之。張君房雲笈七籤。

秦五嶺

張耳傳。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注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有五。裴氏一名裴淵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

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裴說是也與地志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庚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玉海

嶺南四關

嶺南四關廣之康浦故關賀之荔平連之故秦湟溪容之鬼門兩石相對中羈縻莊州

之桂嶺本隋牂牁郡地南百里有桂嶺關玉海

鬼門關崑崙關

桂嶺九驛至象南左右分兩岐皆適二百里而阻山南北十餘堠攢峰疊嶂萬仞蔽

天中鑿險道而度號曰關右岐由賓而之邕交曰崑崙關左岐由貴鬱林而之雷瓊

曰鬼門關遷客流人遠投海表生還者稀彬江

唐靈渠

地理志桂州理定今與西十里有靈渠引離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曆初觀察使

李勣浚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為鐮隄亘四十里植

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邕州鬱水自蠻境七源州流出民常苦之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沒溺之害

李勣傳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代粵見嚴鑿為漕通道嶺南馬援討徵側

復治以通餽後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勃醜浚舊道障泄有

宜舟楫利焉

國初漕臣邊朝嘉祐憲臣李師中乾道帥臣李浩皆修是渠紹熙甲寅十二月庚申帥臣朱時顏等重修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臣僚言廣

西靈渠接全州大江其渠僅百餘里詔漕臣修復以通漕運

漢傳嚴安書曰秦使尉屠睢攻越使監祿鑿渠運

糧深入越地淮南王安書曰秦使尉屠睢擊越監祿鑿渠通道漢武戈船之師出

零陵下灘水馬伏波餉南征之戍開鑿導順而渠之利益闢海

三江

從桂林下平樂蒼梧為府江柳州慶遠思恩為右江潯州南寧太平為左江府江離

江也與湘水同出海陽山而分流故曰離離入南海湘入洞庭右江一曰黔江自牂

牁來逕柳慶入於潯左江發源交趾經麗江南寧至潯與右江合三江匯於蒼梧入

於海謝肇淛百粵風土記下同

溫泉

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土人云熱水江二在富川一在融縣一在懷集之齊嶽山

司命井

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淡潛通江波冬夏常盈名曰司命井周給闔境也其井水竭

即土人疫稼穡不登以為候廣州記

山空

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緻。內全空。宛如栗殼。戍卒有栖止其中者。嶠南瑣記下同

嶺險

自理定西行。蘭麻烏沙諸嶺。險絕皆刺天。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隘。僅容足。每過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底澗水。乃已。度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尚可乘騾車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究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即究。金山即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究。又微側走入金谿究。

九磴泉

融州河水有泉半崑。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段成式西陽雜俎

潮泉

廣西桂林府有聖水。夜半則潮上。日中則潮下。每日如常。略不愆期。一統志

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下同

思恩府有湧泉井。其水一日三湧。

貴縣有潮泉。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饗。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神。為澄瀾公。唐設

湘水縣於此。至宋廢。

弘治三年。陽朔縣龍潭水潮。一日三次。通志

綠泉

橫州有綠礬山。出綠泉。多產礬石。一統志

潯州府城南有涿水。在曠野中。天然怪石。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

捕。

泉呼即應

泉有呼之可出者。富川有犀泉。坎深丈許。長三四丈。橫可七八尺。蘿陰掩靄。覆陰坎

上。觀者呼之。泉應聲即出。須臾漾溢盈坎。又思恩縣婆娑泉。欲飲者呼之。飲盡而止。

又潯州白石山有漱玉泉。尤異。每鐘鼓動。則湧噴而來。聲息泉亦隨縮涸竭。如故事。西

桂林泉水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為最。梧惟水井清冽。餘無中醉茗材也。嶠南瑣記

銅柱

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征南蠻。立銅柱為漢界。而南蠻懼不敢侵。晉地理志。日南郡

象林注。今有銅柱。漢立此為界。隋書大業元年。劉方敗林邑。逕馬援。南八日

至其國都。刻石紀功。唐南蠻傳。環王本林邑。林邑本漢象林縣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

若倚蓋。周十西重品。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

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馬總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

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夸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明伏波

之裔。舊唐史。馬總。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在南海累年。

清廉不撓。夸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

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地理志。後漢遣

馬援討林邑蠻。援自交趾。尋海隅開側道。以避海。從蕩昌縣南至九真郡。自九真援

至其國。開陸路。至日南郡。又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夸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夸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其時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其銅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餘家。南蠻呼為馬留人。柳宗元集。安南都護張公

銘曰。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

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

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高一丈二尺。六尺。銘普狀於地。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以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水經注。楊氏南裔異物志曰。昔馬文淵積石

為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

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壇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

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對銅柱。悉姓為馬。有二百戶。交州以流寓

號曰馬流。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海玉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

所立也。南詔傳。元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征

蠻。未嘗渡海。而林邑於唐為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乃至。豈援之所嘗至邪。

意者蠻人古有銅柱中間。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堅蠻信邪。

程大昌演繁露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然不言幾柱。而俞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道人十餘家。居壽冷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為姓。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祥分茅銅柱矣。而唐南蠻傳。謂唐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巍聳可知。今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椰子厚以為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舟。豈文淵所立銅柱固多。亦經文人毀仆。獨憑祥分茅與中國為界。得久存邪。又馬總元和中。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鏡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知何處。

瑣記

伏波銅柱有二。一在憑祥州。屬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則交趾東界也。

西事

壺城

牂牁既與龍融二江合。過柳州宛轉環遶。如壺形。謂之壺城。蓋水北來。還轉向北。東處如壺之領。城則居其腹也。柳州迴互交錯。而水從之。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者。又

太平亦稱壺城。其北皆曰壺關。但較龍城差狹耳。龍城蓋五石之勢。而太平則甌甄也。西亭

五屯所

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為諸猛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犄兵以守之。典彙

東江驛

東江驛。在虞山西南二三百步。黃澤由癸方來注之。滙為靜流。東與灘江隔一洲。洲上莎楚萋密。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掩靄陰亞。水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況。丞對云。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常看之爾。嶠南瑣記

廣西試院

貴州解額四名。三年大比。峨冠博帶。應舉於有司者七百人。舊附試於象歷。紹熙三年秋。移附於橫州。從士子之請也。是歲宴鹿鳴。郡守陳公昭嗣。以詩贈舉人云。二十四峰稱小桂。山明水秀本從來。莫言勸爾修常禮。猶勝聯鑣得異才。越嶠喜迎千里

雲禹門專聽一聲雷慈恩塔上題名處為破天荒一快哉後士子赴試不便於開禧二年丙寅申請于漕臺就本州自試至嘉定六年癸酉杜方從本州申請從此創立貢院自此一定試矣通志

象州城門畫象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經時不散然不常有案秦象郡乃交趾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畫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大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之畫象豈著此也嶺外代答

天繪亭

昭州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季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命於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者為易名清輝春渚記聞云范已揭榜而師川來謁李視積壤中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滌之乃此亭舊記春渚記聞云乃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今亭在西山福聖寺攷亦不存今堅志

吳道子畫二石

夫子小影石。按几而坐。從以七十二弟子。夫子行像石。吳道子所畫。夫子立而顏子從。以上二石俱宋紹興中郡守何先覺刻置寧浦縣學。各有記。名勝志

逍遙樓三字

逍遙樓三字。後有大曆丁巳顏真卿書。字全無結構。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法亂。乃接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嶺南瑣記

橫槎浦

仙槎亭。在城西北隅。登高嶺上。州人九日登高處。相傳晉咸元中。隱士董京遇一仙人。秋夜橫槎于浦。宋紹定間。郡守張垓因建亭曰仙槎。按志。橫槎浦距城西南十里。源出山谷。流入鬱江。有枯槎橫于灘上。枝葉扶疎。其色如漆。光瑩照人。故有橫槎館。秦少游嘗寓焉。名勝志下同

海棠橋

綺川亭。在橫州治南。臨鬱水。海棠亭在州西。海棠橋側。舊多海棠樹。故名。淮海堂在海棠亭之後。為宋秦觀建。按少游以紹聖初削職編管橫州。有書生祝姓者居海棠橋側。少游嘗醉宿其家。作詞。

平樂亭閣

平樂附城。有滴翠貞心兩亭。慈航一閣。及感應泉亭。皆余所創葺。南鄉有珠晶白雲
晶粉晶。北鄉有目晶。余皆經涉。其略具載樂川新咏。比于桂林。不足當滕薛矣。鄭圭記

二曹記

由平樂至桂林。有兩道。一江行。一陸行。陸經陽朔青山夾路者數十里。大佳。江邊亦
有洞壑。而淺。亭閣荒蕪。能始先生創建二曹祠。皆唐人能詩。謝在杭曾合刻其集。鄭圭
武侯兵書匣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于外。予舊嘗聞之。未信。今大中丞
顧東橋云親見。七修類稿

榕樹門

桂林榕樹門。即古南門。在府治西。楊基詩。榕樹城門却倒垂。即此相傳為唐時所築。
門上植榕一株。歲久。其根生跨門內外。盤錯至地。若天成焉。因名。元至正間。樹忽枯。
平章唐兀公祭之。旬餘。枝葉復茂。眾以為異。後建關羽祠在其上。明洪武八年。展南
城。凡舊南城率毀去。惟存此門。弘治癸亥。副總兵毛倫新之。萬曆戊寅。夏雷震火。其

像都督王世科復修

桂林府志下同

慶林觀

慶林觀在桂林七星山下。唐太宗幸九成宮。觀桂州所貢瑞石文。有曰聖主大吉。子孫五千歲。顧謂李靖曰。碧桂之林。蒼梧之野。大舜隱真之地。達人遁迹之鄉。觀此瑞文。如符所兆。公可一巡乎。乃授靖檢校桂州總管。靖至。考所得石之地。置觀。具表以聞。賜名曰慶林觀。有四峰。東曰日華。南曰拱極。北曰紫微。中曰碧桂。峰之南有三峰相連。又置觀曰七星。因山而名也。

綠珠玉筵

綠珠玉筵。尸滲土花。斑駁如繡。云自巢賊發宋諸陵。遂殉宮人宋偉。後入交趾。清夜聞詞。每能自叫。槃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亦雅下同

西嶽真蹟

李衛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最激昂。後為桂州行兵總管。刻于勾漏。其真蹟用黃絹書。上半元時燬於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激昂青雲。其波掠處。如快劍斫馬。今入雲驛娘家。余跋其後。

桂林石

顏延之守始安。載石峰長二丈。過洞庭。風雷拔舟。石沉風息。其石原出獨秀山。延之詩云。未若獨秀者。峨峨郭郭間。今桂林石峰長二丈許。潔白有態者。價不過四十金。皆市於王孫家。其長四五丈者。有神守之。人不敢動。石工望之而走。

清 汪森編

粵俗

廣西風俗自唐宋時頗多不美如民之貧者歸罪墳墓不吉掘棺栖寄他處名曰出祖生子不舉溺之於水名曰淹兒臨喪破家供佛威餓待客名曰齋筵病不延醫殺牛賽鬼名曰毛藥民多出外他人略賣其妻名曰捲伴見嶺南異錄及張南軒靜江論俗文

夸獠錯居古為藩服文物普徧今類中州蓋由張栻呂祖謙之道化被於桂范祖禹

鄒浩之正氣行乎昭今平樂柳宗元之文聲著乎柳馮京黃庭堅之德譽動乎宜今慶遠

二陳陳欽陳元三士士賜士變士壺之經學啟乎梧谷永之恩信陸績之儒業播乎潯古鬱林馬援

之約束布於邕今南寧躡義泳仁月異而歲不同甚至交趾之界獠獠之居棄卉服而

襲冠裳披詩書而延儒紳太平諸府材賢漸出由是觀之革俗由政為政在人不可

誣也通志

俗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

而偏傍亦有依附音長也。聞音坐於門中穩也。奎音大坐亦穩也。仙音小兒

也。天音人瘦弱也。至音人亡絕也。存音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大及姊也。瓦山石之巖

窟也。門音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

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囿字者。囿武侯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

國止用理字。虞衡志

姓氏之異

諸夸盤姓者。自云槃瓠之後。又訛槃為盤。按槃瓠種。今五溪蠻是。粵西夸多其種類

此說似不為妄。左右諸州郡士族亦間有之。蓋其類之散布久而習為華也。又土州

諸夸姓不一。皆稱夸彭之後。有為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應列宿。畫像雲

臺。遙遙華胄。不知何自而起。諺云。思播田楊。兩廣夸黃。皆族姓之大者也。又宋時有

四道儂氏。安平武勒恩浪七源四道黃氏。安德歸樂泗城田州蒙氏。撫水安化莫氏。南丹西原則儂黃之外。又有

韋氏。周氏。儂智高亂後。儂氏之良。許從宋姓。趙氏偶坐間。有談及粵右多異姓者。歸

而披閱諸志。及弟子負籍錄其鮮所經見者於左。

全州忻參軍富寶。別駕成章。督別駕應元。經僉憲彥采。廣文彥宜。灌陽土明府燦

卿孝廉朝寔廷彥。○賀縣陀明經輦。○柳屬閉進士復亨。文天祥榜權孝廉宗義。曾別駕規朗。司務清。居別駕鼎。緒明府東山東周。柏孝廉永芳。蔡別駕弘宇。登太守鳳翔。脫廣文世頌。○梧屬養賢良奮。坦進士中庸。油孝廉鳳頓。孝子琦。陀孝廉超。孝廉威。植明府克儉。家明經澤。婆明經富。羽明經可義。旣明經車。沙明府龍。少明經鼎。堯明府以讓。○邕屬農進士爽。閉進士悌。長孝廉輝。裔別駕璜。泉副即秋。典孝廉賓。零孝廉經。孝廉暢。能明經深。明經塗。鈕明經昇。亦參軍准。○又弟子員籍諸姓。外柳之銀。賣原磨。玉利。平樂之俸。脩蘭。梧之妻。故。溥之。鄱。黨。央。邕之閭。英。太平之禹。雍。皆姓。講所鮮載者。西事

木契

刻木為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木夾

蠻陷交趾。擄經略判官杜驥妻李瑤。瑤宗室疏屬。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高駢。辭極驕嫚。又嶺南節度使辛謙。遣徐雲虔使南詔。南詔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遣還。按桂海虞衡志。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管通信。間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

謂之木夾。據此則唐宋間西南夸皆用木夾。遞文書矣。又宣和書譜章孝規為路魯瞻書木夾。宋白續通典稱諸道州巡院傳遞勅書皆有木夾。是木夾唐所常用。不必西南夸也。西事珥下同

木刻

夸人交易無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然夸人信誓信神。交易必就神誓。故無敢爽易者。又夸人有讎。欲復及掠某村。約某日集眾舉事。先期誓眾。刻木插於山之高处。謂之插牌。偵知者亦得豫為之備。

打礦

士人應試約會。俟有入殼者。則瓜其坊資。此風甚惡。在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土瘠人貧。士多空乏。長安日下。道塗修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嶠南頭記下同

冒功

西中夸譽不常。動議征勦。將士以首函為功。或免罪。雖云當陣見證。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伺小賈及疍瘠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每級金三兩。聞有舟人方盪漿。眼微瞠。輒為人斷首以去者。

粵右亭鄣

粵右亭鄣。罷瘠不堪。除郵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永洛間。一驛臥室窓牖。風鏽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取迎送揭。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次晨盡付署職者。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叩謝去。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憩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者。用頽壁輒墊之。堅坐不敢動。

粵右胥吏

此中胥掾閹隸之屬。多笨愚不諳事。語之通不了。雖纖細亦須自檢。張七澤云。祇為檣柳喫壞。予問何故。曰。至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其混混乃爾。

粵右梓人

潯州大逐客。凡粵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辦。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予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強取雕。刻十餘日方就。而塗墁不成字。為之一笑。毀之。

諧語

西中宴饌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叅知飲。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

為進尾。予曰：二公乃魯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出東江門，肅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羣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間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爾。

察院門外草

梧州察院儀門外墻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記夢

己酉夏，予督臨儲一年矣，與堂翁求一代意在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葡萄且醉樽前酒，圭璧還為席上珍。時暑齋有葡萄二叢，予構高架架之，濃鬱蔽帝，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占此夢，似葡萄熟後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既得代，堂翁以手札趣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元曹長召飲，有酒甚佳，詢之云：葡萄酒也。馬中貴所餽，因憶夢中之言，不偶而是日推粵右學僉入都，始知之。次日命下，乃知席珍為儒官之兆，而圭亦有泉象。

又嘗夢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投以扇視之，則邊骨上鏤有細字，又展之，面上小楷甚工，再展則斷為兩，既出有木橫於門，予躍過之，門者曰：勿遽去，且占星，一人

曰武官也。一人曰非也。乃法官。次日以語闕。厥二僚長。且曰。予將陞命事矣。必分巡。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風憲之象。門有木者。杲也。扇得半。益分風而疑為武官者。治兵之事也。居數日。遂陪浙憲。再得命。乃知扇邊有字。乃邊隅文學吏。謂非武官者。文之反也。

粵事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往往挂冠神武。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京師。適兩廣周制臺疏題右江為邊道最難治。應選才望者為之。部議以予往。予不敢避難。叱馭而行。以戊午六月抵賓州。士民遮道具訴。刻賊千萬。張旗幟。鳴金鼓。白晝行劫。焚殺最慘。私心欲為之計。而查核營兵。不滿二百。豈堪禦侮。以文告諭之。有云。本道昔在東粵。倭奴狡悍。則以武治之。繼在貴州。仲苗聽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汝所共聞。今汝等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有處分。諭令悔過。各賊亦斂迹。月餘。嗣見我兵力單弱。遂復披猖。殺人盈野。且劫及官役。搶奪公文。自賓至省。七八百里。道路不通。鋪遞館驛。虛無人矣。不得已。請兵請餉於撫臺林公。至再至。三情迫。而詞窮。適逢撫臺之怒。雖蒙復命。薦剋。而遇事動多掣肘。卒

以招尤。咸萬年下同

戊午旱災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剽盜益熾。倉庫既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粵。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糶運於廣東。而平糶於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餘米盡散饑民。即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俯允。即為領餉運糶。然巾車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糶。每擔一兩五錢。糶價還兵餉。餘米則煮粥於城。給散於鄉。而孑遺之民賴以少存。

剽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於賓州者。則有石牌中埠。邕敵。邕兩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土官黃文輝等。各統精銳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平。其肆毒於遷江者。則有洛春感岸中謝等賊。余請於許制臺。差游擊王選。帶兵二千。携糧兩月而來。即同參將趙庭協勦。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二百三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口。而遷江之寇始平。至肆毒於柳州一路者。則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肆行焚劫。余密諭土兵計擒劇盜。請詳三院。梟斬十九人。而柳州至省之寇始平。

己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稟稱適探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劫掠。何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即投以火器。令其艤舟。臨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於城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岌岌矣。忽火器一轟。而溺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時為飢民噉盡。餘賊則宵遁去。闔城縉紳士民。相率致謝。以為百年未有之快事。嗣今庶可安枕。

戊午之大荒。己未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倉官滕元台。為建義塚三區。又發遷江賓州銀十兩。亦造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因勸士民。隨處收埋。或經行路道間。常令土司帶鋤鍤相隨。遇則以土掩之。三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露於莽。竄骨於渠者。然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憫孰甚焉。真是救荒無奇策耳。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而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間。借穀於積穀之家。已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已。又應之。乃復至三。携其一壻。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腐心切齒之甚。殺雞為黍。甘言以從。留其夜宿。至夜睡熟。將三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謂父帶銀二百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其財。盜殺其父。控之。撫按兩臺。蒙批審究。奉行者遍拏。

村人以為強盜欲為三人抵命大為搜索株連蔓引逃竄者過半余訪其實乃更為研審詳兩臺云舉人之死死於仇非死於盜也殺人者死今同謀下手之人俱斃於杖下一家三人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拏無罪之人沿及村落使雞犬不寧如此此獄可以不行矣乃詳申許制臺甚以為當將在監者盡釋之而地方相安無事矣

賓州戊午之歲旱熯為虐赤地千里民饑而死者大半此天灾流行誠莫如之何也乃至次年己未遺禾復生徧於荒野如長車涿里安城等處余經其間得於目擊芄芄黍禾實穎實粟不種而獲此誠天降嘉穀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覩者敢不殫力圖維以仰承上天好生之意乃行該州徧為踏勘其田有主者自聽收穫多有田在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強割反啓爭端而又檄召土兵為民防護不使入於盜賊之手予遺賴以少甦因記此奇異以備載筆者採焉

粵西山水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即衡嶽廬阜鴈蕩黃山皆不及也余謂桂諸山皆平地款起千仞傍無因依為奇耳然瘦削峻嶒拗怒詭怪令人乍見可畏可駭又皆

黑鐵石質不生草木無復一毫秀色其水亦皆雷激電駭崩湍吼簾譬之蛇神牛鬼
之文。脉典則雅馴者固不可同年語也。百粵風土記

西行草

粵西山水奇勝甲天下。余嘗西涉右江。抵柳賓。復轉而北。東浮昭潭龍門。達蒼梧。南
漸於海。舟行數千里。中經紆迴萬折。雖極逼窄。均有曠缺順夷可通處。山因剖判水
因山舟復因水。因悟吏治所以諸人民獠俗不同。太上因之。曾偉芳下同

常言人心有九竅。有七竅。又有無竅。西粵桂林七星巖。徑從山腹裏通一室竅。綿亘
十數里。夏月白晝入其中。取火照方行。列列凜凜。上底四旁盡石結。千態萬狀。與塵
世隔絕。別是一箇洞天。不知始何代何人鑿討來。夫山有之。人固宜然。豈以天生大
聖賢。不另別具隻竅。則安得復歸混沌。使機險凶毒。種種岐竅。盡出於一世間。省了
許多事。

粵西非濱河州郡。巨浸難醫者。比至。往往沃壤豐草。祇病人稀。華獠主客不相敵。有
雄才大略英主一出。盡徙江淮民實此。不然。發內帑一二百萬。招集流移安插。又不
然。割湖南衡永寶慶三郡。以屬粵西。令自本省民所多所鮮。隨便遷移。永作世業。生

聚既多。物力既完。此重則彼輕。猖獗自退。反為我用。天而不忍遺此一方乎。昔既有
人創開之。烏乎。知後無復重拓料理之者。

廣西莫舉人

廣西莫舉人。會試過江都。一宦家有女及笄。往神廟燒香。莫隨行至廟。女盥手上香。
婢以巾進。莫因就水盥手。以所衣盛服拭手。女目婢以巾與莫。莫以為奇遇。候婢出。
以銀數兩謝女。女怒。令反其金。莫曰。我欲爾為謝娘子。此何足計。婢復於女。女恐人
知。命諭士速去。毋招人議。莫曰。我欲一見娘子。不然。雖死不去。女無奈。取一簪。一帕。
令婢持謝莫。曰。感相公美意。然禮不可見。以此奉答。望絕念即去。莫曰。娘子以此與
我是期。我相見也。女聞悔之。業已與矣。躊躇良久。乃曰。某日家中修醮事。黃昏時門
外送神。我於門首一見可也。餘則不可。婢復告莫。莫喜。至某日晚。女果出見。一揖後。
女即轉身入內。莫乘間幕隨其後。女至閣中。將晚。促之出。莫曰。我既入。則不可出矣。
我功名之念亦休矣。爾以簪帕約我來。倘不得久遠相從。有死而已。抽襪中佩刀。欲
自刎。女驚。姑留莫。因託疾坐閣中。計事必終露。乃携婢宵遁。宦家失女大駭。且女已
許聘一宦家。至是懼事洩成訟。適家有病婢。遂毒死。詐稱女死。殯葬如禮。莫携女歸。

生二子。後數年登進士。授江都鄰縣尹。携妻之任。因謁女父。既久成厚契。莫迎女父至衙設宴。酒至夜。呼妻子出拜。前婢亦在。父愕然曰。爾乃在此乎。此女之不肖。非婿罪也。但前失女時。恐婿家知。已託言病死。自今宜謹密。我亦不敢頻往來。任滿別遷。我自來會。遂別去。莫後官至方面。二子俱登仕籍。談林

桂枝女子

桂枝姓何氏。本桂林人。五六歲時失父母。母族人收養之。以貧鬻於潯梧將軍門下。客所。客揚州人也。愛其白皙。萬里携歸。作婢充使令。實幼且嬌。不任供役。主母嚴切。是畏漸嘗諸辛苦者四五年。顏色反不如五六歲時。十有二歲。偶夏日沐浴。竟徙倚檐楹間。面目頓生光艷。主母為之心動。語主翁曰。此奇貨也。幾失之矣。幾失之矣。揚俗喜養女。嫁富貴人為妾。雖遠而蠻狄得金多。無復顧忌也。其女亦多屬貧而鬻者。兩城內外日日媒媪絡繹於道。鬻女例一歲值一金。稍稍有姿容。輒昂其直。其買之者。不盡多財家也。或有典物以買女者。大率利其後來嫁富貴人。可得多金。且或以美色專房。或以生男見寵。則養女之家。一切賴之。故俗號曰養瘦馬。瘦馬而肥。價必高也。其嫁養女。皆詭言親生女。故女子百無一二。識其本生父母者。邇來人皆以為

利。乃至親生之女。亦不甚惜焉。其教女也。書算琴棋。以及諸藝。悉相其能而練習之。至於淫辭艷曲。能唱為佳。凡以為異日取寵地也。其女當可嫁時。則媒媼盈門。不時有富貴人。與一二依附之輩。車馬雜遝。僕從諠囂。入女家高坐茶畢。女之父母命女理妝出見。或較色。或較藝。詳審閱眎。當意則議聘。不當意則出青蚨少許。以償茶資。是時女父母與女無愧怍容。習慣故也。俗謂之相親。蓋日日有之。處處有之矣。以習慣故。亦往往有不貞之女。以欺遠方之人。甚亦有遠方樂戶。訪有女美。謬為富貴人娶之去。無可稽察也。其遠嫁也。幸為主人寵愛。而父母之家聞之。其女有情。則提挈備至。不則亦厭薄之耳。其間以遠嫁與為妾。故情狀多不忍言。不可言者。而父母之家相聞者。亦能幾哉。因是俗久而難變。而何氏女既有貌可售。故其主翁主母。一旦喜之。釋其賤役。呼之為女。令女呼己為父母。二三年珍愛之。如己出。女得其珍愛之也。肌態遂備諸好。而慧性亦發。所教者無不能焉。偶一文士過而見之。嘖嘖稱羨。謂其父曰。此非桂林一枝邪。其父適請更美名。文士曰。即名以桂枝可自是其父無女而有女。驕語於人。及諸媒媼。是年桂甫交十五。夏六月。有浙人官給諫者。年六十無子。覓妾於揚。來眎桂。桂初出見客。羞澀萬狀。心不樂。其顧給諫公。一見當意。遂以寶

替投媒媿插柱首。不怪多金以聘。一切如其父母所希求也。時自燕來亟還於越。以初五晨納聘。即以初七夕登舟。初六日大雨。其夜桂獨不能寢。前後記憶憂切涕零。乃作歌一篇。以悲已之命。因以閔揚之俗云。六月六夜雨聲急。有女不眠悲思集。側耳東方入睡酣。倚床低首羅巾濕。有恨無可伸。有語向誰陳。坐對中宵雨。長嗟薄命身。我本廣西城裏女。此處命孃非我親。暗想八九年前事。寸心耿耿獨傷神。憶我六七歲。父母雙拋棄。寄養向貧親。貧親無好義。潯梧將軍門下客。一時假虎烈威勢。與得金錢知幾何。甘心鬻我作人婢。爾時幼小只從他。命薄飄零可若何。當年携到揚州地。山程水程萬里多。揚州一入主翁宅。年復一年誰愛惜。朝捧茶飯暮捧湯。寒缺衣裳饑缺食。主翁有時稍見憐。主母鞭箠那禁得。忽然年來情意改。當作親生女兒待。許我呼翁與呼孃。梳頭裹足勤勞倍。不知奸計險於阮。謾道厚恩深似海。蕭管琵琶學已終。牙牌雙陸亦教通。繞延李姐傳歌曲。又向張姑習繡工。事事求全勤督責。朝謀夜議誰能測。春來春去時匆匆。道我長大好顏色。嫁得富翁貴公子。終身享用無盡極。昨朝客到做華堂。逼我堂前見客忙。不識誰家輕薄子。周身上下細端相。但見俞孃喜滿面。我正無顏歸繡房。驚猜不敢問。自知徒自恨。耳聞堂上言。贏得

心中悶。方知堂上賓。乃是浙中人工科給事官名重。六十無兒娶妾新。豈似尋常行禮節。口聞次第講金銀。怪殺命娘心慘絕。千金百金爭未歇。我生時日我不知。朦朧造作與人說。初五聘定初七嫁。却道行程圖快捷。可憐我貌空如花。可憐我命真如葉。今日人家呼作兒。來日人家喚作妾。以此傷心怨復嗟。夜深掩涕肝腸裂。蚤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已矣哉。且莫哀。不見揚州舊風俗。親生女兒嫁天涯。天涯復海角。骨肉之間豺虎惡。我復何須淚零落。淚零落。情未休。長江之水無西流。風俗不改古今愁。寄語紅顏綠髮閨中女。來生誓莫生揚州。是夜於燈前作小楷書錦箋一幅。藏卧簾下。明日給諫公命駕肩迎去。其母送之渡江。至崖而反。一日於桂臥簾下。得所書錦箋。以白其父。其父以送向文士觀之。文士大加惋歎。曰。惜哉。桂林一枝。乃不屬少年。即折。宜其怨也。亟使搜他墨蹟。一字不可得。因錄其歌而傳誦之。後逾數年。桂父母家大陵替。議往桂處有所求。而桂適信至。蓋侍給諫公。不一年已作古人。桂無出也。其嫡初欲遣歸。已於衆妾中獨憐桂。性不妄言動。能順意旨。留以為伴。桂遂壹志謝朱粉。長齋奉金仙矣。快士曰。揚俗之壞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所可解者。其事必不出於知禮義重廉恥之家。而惜乎上無人焉。以禮義廉恥通告而力正。

之也。桂枝一薄命女子耳。乃其長歌之哀意歸於砭俗而給諫公歿後獨能託佛事以全其貞。噫嘻。今之桂枝固賢於古之楊枝也夫。何偉然
廣快書

粵西叢載卷十七終

粵西叢載卷十八

清 汪森編

瘴

瘴。二廣唯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月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名嶺在其地。今小坡非也。虞衡志

嶺外瘴毒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雖曰深廣。而瘴乃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壤。士大夫反指為大法場。言瘴毒之多也。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然今俗又以廣東之新州為大法場。英州為小法場也。嶺外代答

四瘴之外。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滇閩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百粵風土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陸游避暑

抄漫

瘴母至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為痞悶。為瘋癲。為汗死。人若伏地。從其自擲。則無恙。四瘴皆乘草木翁勃。日氣鼓焮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為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候不常。溫隆重衿。臘月揮扇。咄嗟呼吸。冬夏便分。且桑中衛女。上官陳娥偷香竊笑。其不免者幸而免。赤雅

鸚鵡瘴

廣南多鸚鵡。養之者忌以手頻觸其嘴。犯者多病顛而卒。土人謂鸚鵡瘴。焦氏說

避瘴

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如此。吳錄地

治瘴

炎方土脈疎。地氣外泄。人為常燥所燻。膚理不密。兩疎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脫鬱悶。虛煩。下體凝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腕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余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

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斷不敗矣。

赤雅下同

瘧瘧

中瘧失語。俗謂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其法用鍼刺頭額及上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立效。

瘧中要訣

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

治瘧衛生

冷瘧其症身熱而復寒。不換金正氣散。身熱而胸痞。或嘔或噎。大便不利。嘉禾散病輕而覺有積聚。兼進些小感應丸。無疾不宜服之。病稍重。便不可妄為。轉利當溫中固下。○冬末春初。因寒而作大熱。愚魯湯柴胡可減。○夏月因暑氣者。六和湯若身極熱而頭極疼。脰脈數者。謂之熱瘧。宜用南人挑草子說。○染此病。不可不服藥。第恐最深。最難治。用涼藥多則不可。用熱藥須得法可焉。附子則冷服之。○非極工巧以處之。則不可。如通身熱而汗不多。頭疼未解。且與解散。如腰以上極熱。以下稍涼。胸膈煩渴。腰腿重疼。或大便稀滑。其脈多數。按之不實。即陽浮陰閉也。李待制生

薑附子湯最妙。然初病生薑附子極能發散。既病經日。去汗愈多。虛煩潮上。則惟恐其不斂不降。又煩熱附乾薑沉香。用乾薑須冷服。若便利則不宜沉香。煩甚少。加竹茹。渴甚。加人參。北五味。咳逆。加丁香。淡竹葉。此草惟廣州白雲後洞。及惠州羅浮有之。然治虛寒而咳逆。功不及烏附。若煩燥而有異象。眩惑夜不安寢。可略與此小溫膽湯。大便欲利者。不可服。若煩渴大作。密砂丹。參砂丹。破症奪命散。既濟湯。乃局方。竹葉石膏湯。去石膏。加熟附子。冷湯。加人參附子。宜選而用之。若煩熱而大便自利。小便亦多。不可以赤為熱。膝脛以下稍涼。乃病邪激其血氣。俱為表熱。無以養中。故外熱而內虛也。可急服薑附湯。養氣丹。及灸氣海并足三里穴。若至於四肢厥冷。或兩足冷。頭額虛汗。或時咳逆脈數。其症尤危。惟有黃牙丹。伏火硃砂丹。三建湯。能斂心液。能壯真陽。可以更生也。又有痘瘡。即熱症之盛者。醫書謂血得寒則淋漓。得熱則淖溢。故熱瘡面赤心熱。舌破鼻衄。皆瘡熱沸其血湧上所致。故宜用挑草子法。甚則血上塞其心竅。故昏不能言。或但噫噫作聲。即啞瘡也。治之當散其血。近有明醫用麥門冬湯。下黑神散。立見神效。南遊之士。不可不知。亦不可不備此藥也。愚前所謂涎迷心竅。及舌强者。亦用之矣。却非正痘瘡。乃挾風症耳。故所取之方。當

審而後用之也。

續說

嶺南不惟烟霧蒸鬱亦多毒蛇猛獸故編類集及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蛇虺蜈蚣諸毒最當謹者夜起不可倉卒亦不可無燈又不可不穿鞋襪嘗聞有人中夜下榻而蜈蚣偶棲草鞋上傷其足得香白芷雄黃末服之藍澱汁傅之乃愈又一村婦倉卒炊火不知火筒中偶有蜈蚣驚竄入喉致下胸膈悲聲求救傍一人云以小豬兒斷喉取血又雞血尤妙今此婦頓喚須臾更灌生油一口遂惡心蜈蚣表在血中吐下續飲雄黃水方漸安又有人被蝮蛇咬遍身腫烈口吐黃水良久悶絕有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二錢灌之立甦再服即愈道人云此合用麥門冬湯今倉卒以水代之亦效又有被蛇傷而垂困者一僧以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為末酒下一錢即愈又方如前治蜈蚣藥或得白礬火上炙洋滴在傷處亦可又虎傷亦以白礬末摻瘡封裹之蜈蚣傷又用雞冠血及雞屎塗亦可又方取大蜘蛛一枚縱其啣所傷處令吮其毒候蜘蛛困悶自落却滴冷水數點以活之如覺未愈更取一枚啣之使毒盡自愈治蛇入口并七孔中者割豬母尾瀝血口中并孔中即出卒為蛇繞不解用熱湯淋之或以人尿治之蜘蛛飛絲入口用紫蘇葉嚼之即愈

嶺南衛生方

草子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虞衡志

綠豆愈疾

同年友唐公諱之藝。號抱一。西粵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人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其江。輒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一家煮豆。香味四達。兩鄰對門。患病人。聞其氣。輒愈。王蓋臣羣芳譜

蟲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似之多病。腫脹成蟲。俗傳有辟百蟲為蠱。以毒人。蓋濕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嶺表錄異

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獸。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朝野僉載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叩主人云。你家有無蠱毒。耶問之。則不行。夷堅辛部載。解毒呪云。姑蘇啄摩耶。啄蠱吾毒。生四角。父是宮。窳母窮。是令耶。女眷屬百千萬。吾

今悉知汝摩訶鄭景盟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林宰家顯得其二呪。曰本師來。來祖師來。末三百六十祖。莫能吾前。要反生。急急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末呪作牛呪。喫泄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有手訣。稱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程

三柳軒雜識

蠱藥種類不一。用法亦嚴。或以土木易人五臟。或置雞鴨食中。入腹復生長。翅足。或攝人魂至家。終夜力作。力竭乃死。或潛移人家貨物入己。平樂梧州亦有之。漢人有捕得造蠱者。則羣執生瘞之。或投烈火中。百粵風土記

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為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仕宦常病。此故為揭出。即瑛七修類藁

蠱毒。民間無有。惟獠婦蓄之。相傳以五月五日。往山澗中。用新布衣及首飾銀簪等物。鋪地上。盛盆水於其傍。婦女裸體歌舞。以降樂王。俟虺蜴毒蟲來浴盆內。遂傾水於陰濕地。生菌草。取研為末。納鵝毛管中。插貫髮內。溫養生細蟲。統統如蠶。初出則蠶成矣。常置厨竈濕煖處。藏之。蠶初成者。尚未有毒。緣因初婦有所私。與夫不睦。乃

從蒼蠅婦教之。置飲食中。餌其夫與所私。日後自然和合。謂之和合藥。亦名粘食藥。日久此藥漸毒。遇藥發時。遍身瘙癢。必欲毒人而後已。或無外至者。即夫與子。亦必施焉。但另與解藥宣洩之。不至為害。且混傳蓄蠱者。身後即得為藥王。毒死之魂。即為從役。故愚獃多蓄此物。土人入獐村屋。其屋下無灰煤。及婦人面色黃眼弦赤爛者。即知為有蠱之家。今人下鄉。用銅筋過食而敲其碗。蠱即避之。不能為害。或用銅箸插入飲食中。而輒黑者。弗食。永福縣志

五月五日。聚諸蟲多之毒者。並真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蟻蠱。視食者久暫。卜死者遲速。蠱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役俵也。其後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蠱。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靈。家益富。恭富昭賀。蠱術公行。峒官提陀。潛得知其狀。令巫作法壓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燃之。以召冤魂。魂不為附。獃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益飛蠱也。按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隱疏云。地。隱。蠱。事人所為也。周時荆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

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謂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雙喪。精魂為其所役也。張衡思玄賦：咸蛟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娥眉。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鳩舌雕題。騷人羈旅。始為惑哉。赤雅下同

天姬破蠱

凡中蠱者。顏色返美於常。天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藥。出一丸啖之。立吐奇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蜎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可。用白礬澆之立死。否則對時復還其家。余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末。葶藶為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為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蓂荷服其汁。併臥其根。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雞卜

漢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資治通鑑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為候。愚又見卜者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北戶錄下同

雞骨卜

南方逐除夜。乃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姥。劉思真云。玄冥為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名幘。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名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雞匠

雞卜以雄雞。雞執其兩足。雞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稱祝。左骨為儂。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竹筵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人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祠上

帝祭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雲。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龜。降用今禮廷臣莫敢致諍。意其術大有可觀者矣。亦雅

卯卜

卯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者。截視當墨處。辨殼中厚薄定吉凶。獾人卜葬。請雞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如獲滕公之碑。

卜名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筴竹卜。俗尚鬼故也。陳繼儒珍珠船

蠻習

西南諸夷種類既繁。俗習各別。在廣右曰獠曰獞曰玃曰猓曰狠曰狢曰狣曰狤曰狥曰狦。與狨同。狣狠稍寡。俗惟狢最陋。狢自謂槃瓠所生。男則長髻插梳。兩耳穿孔。富者貫以金銀大環。貧者以雞鵝毛雜綿絮繩貫之。衣僅齊腰袖極短。年十八以上。謂之裸漢。用猪糞燒灰洗其髮尾。令紅垂于髻端。插雉尾以示勇。善吹盧笙。聲如鐘。大者二人擡一人吹。田事畢則十餘人為羣。越村偕其村之幼婦偶歌。謂之博新雙。三句以上則否。女則用五彩繒帛綴于兩袖前襟至腰。後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汲

水負薪。男以肩，女以藤繩繫於首，垂于背以行。謂男首出槃鉢，犬頭也。女肩出于高辛公主。金肩也。故以輕重別。亦造金銀首飾。如火筋橫于髻，謂火筴釵。有裙有褲，裙最短。露膝。婚姻必娶姊妹之女。謂之還頭。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亦如之。新娶入門，不即合。其妻有數鄰女相隨。夫亦泐數男相隨。答歌通宵。至晚而散。返父母家。遇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半，出與人歌。私通及有娠，乃歸夫家。已後再不如作女子時歌唱也。葬不用浮屠。宰牲飲酒而已。居室不喜平地。惟利高山。男女終身不卧床。亦不知製被。惟於室內造一火爐，四圍鋪板，中為炊爨具。夏夜投蒿草以燎蚊。男婦長幼俱集其上。新客對卧，亦不避嫌也。食以糯米炊飯，用木盤盛之。長幼相聚，浣手以搏不用筋碗。凡待客以盤盛全牲。主人用大剪剪細。選美者數鬻奉客。餘分嘗之。病不服藥。惟用雞卜。宰猪羊牛馬救病。鳴土鼓祀神。酒用香茅和米造之。不愈則傾家焉。獯俗男女服色尚青蠟點花斑式。頗華。但領袖用五色絨線繡花于上。居室無間貧富。俱喜架樓。名之曰欄。上人下畜。不嫌臭穢。娶婦回父母家，與媯同。惟耕作收穫四時節令。方至夫家。至不與言語。不與同宿。寄宿于鄰家之婦女。一二年間。夫治欄成。與人私通有孕。方歸住欄。大都夸人首子。皆他人所生。故夸無無子者。其種類不絕。以

是也。葬亦如獠。不治衣衾。矜狎俗類。同林狎類。稍寡。獠性稍馴。易制服。緣近民為城中人。佃丁也。獠性最惡難馴。狼則土府州縣百姓皆狼民。衣冠飲食言語頗與華同。

王土性桂
海志續

梧州士民。惟知力穡。罔事藝作。俗尚師巫。市多婦女。椎髻跣足。糶穀賣薪。婚聘多用檳榔。男女不行醮禮。兄弟反稱姊妹。叔姪每喚公孫。男多出贅。稱曰稼。而有其婦翁之產。女招婿稱曰娶。而以已產與之。甚至男更姓以從女。或於男姓復加女姓。永不歸宗。女既受聘。改而他適。亦恬不為意。性頑悍而輕生。凡逋糧避差與睚眦小怨。即投山服毒。妖草名葫蔓。一名斷腸。羊血熊膽急灌之。或甦。遲則無幸矣。聽訟師搬弄破家產。尋相累斃。游手之徒。博奕為生。奸民攬納。土豪鎖酷。隨處有之。客民閩楚江浙俱有。惟東省接壤尤眾。專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歸。中人之家。數十金之產。無不立折而盡。充兵戍衛役。急即逃去。多翁源人。習文移。持刀筆。為官府書史。仰機利而食。遍於郡邑。多高明人。鹽商木客。列肆當墟。多新順南海人。梧州府志平樂獠種流劫。大要皆中國人。教以犯法異時者。二種之人。不識文字。不束髮。不習為中國言。呼之見吏。則縮首寧死。不敢詣。惟里胥田主。言是聽。里胥田主者。率視其

人為奇貨未亂則交構以搖之未征則陽為漏洩而寄其孳畜或誑以陰庇免誅或執以要賞而沒其所寄懼其見吏言狀已無所售誣則多飾夏楚之威科罰之酷恐嚇之於是二種之人其懼見吏也滋甚隆慶六年大征至萬曆十三年畧定於是里胥田主之黠者多奔命流竄以死而有司亦稍稍洞察其所為乃多方誘之見吏見輒以魚鹽米布慰勞之滿所欲去然亦止於歲時寡老瓜代或間有調遣呼之一見而已其輸納稅課猶然求里胥田主而代入之官也乃其人亦稍稍漸知文字學束髮習為中國言矣十八年平樂知縣楊道輔始誘之輸稅先是徭撞當輸一金於官者里胥誅求之至七八金及其自輸稅止一金也則皆色喜始知詣官府無他云於是本府曰於兵備副使范可奇著為令蓋自是八屬之徭無有不見吏輸稅者矣頃之提學副使李銜試士於昭復許其齟齬以上微通文義者附於庠其人以為榮而有司復計招徠之各村落皆遣子弟入郭從師褒衣博帶與中國之人無異二十年造天下戶口田賦數各屬徭撞爭以所私墾土自言於官求入籍為永遠圖意自此昭庶幾不復兵革矣

平樂府志

懷遠之夸有徭狗撞三種又有狝担苗三種其情不甚相遠率貴少賤老班白不留

鬚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凡娶妻不由媒妁，男與女答歌通宵已，即去。非有身不肯為其家婦。至五年十年不歸，以婦者長者之稱。為婦即不得如女子時。春秋答歌也。春歌以正月初一日及三月三日。秋歌則中秋節。民有民歌，猶有搖歌。狗有狗歌，獐有獐歌。其聲各異。凡答歌羅漢，首插雉羽，椎髻，裹以木梳，著半邊花袖衫。有袴無裙，衫最短，袴最長。女子挽偏髻，插長簪花衫耳環手鐲。與男子同。有裙無袴，裙最短，露其膝，胸前裹肚以銀錢綴之。男女各徒跣。一女子自擇，一男子對歌。歌畢，女則贈男以花帶，男則贈女以道冠。道冠者，牛骨扁簪也。正月與八月答歌，歌於女子之家，合卺而罷。惟三月則答歌於山上，謂之浪花歌。狗人之歌，與民搖，撞少異。歌以樂。狗男彈壺琴，吹六管。歌時閉目，携手搖足以舞。惟苗女能為漢音。楚歌及婦歸後，淫忌乃嚴。獲通淫，即率村眾量其家財而傾之。或徹其屋宇，或殲其牛畜。生女還舅家，謂之一女來。一女往若舅家無男子，受他家聘禮，仍歸其舅。最惡者，兄死，妻嫂弟死亦然。即三甲民習時有之。此真夸狄俗矣。迺至盜禁甚嚴。凡獲盜牛者，即時仆之。水過日則請牙講事，令數倍其價以償。故其俗有大盜無小盜。凡大盜起於官差之擾。田土之爭，每有讐。先擊牛會眾，但吃牛一塊者，即為其兵。卜於雞匠而行。雞卜有

二。有雞子。有雞眼。雞子卜其骨紋。雞卵卜其厚薄。臨戰時。雞匠叫天三聲。而作各貫。鐵甲冑。飾鳥羽。甲外有毳衫。衫外有綿被。用蔽足。而木牌則用以蔽身。先用大弩。竹箭。稍近。用鐵箭。再近。用三鏢。鏢盡。繼之以鎗。又繼以刀。每一鐵牌在前。遮十人。無甲者。有甲者。坐戰。無甲者為飛將。頃刻間。分勝負。負者棄牌。甲而遁。勝者亦棄牌。甲以飛將追之。粵西之夸。未有右其悍黠者。幸也。懷之夸。不能越懷之疆。薄暮始舂禾。把為三殮食。而糧無隔宿。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利於走。飲水用槽。和不耐於饑渴。以兵臨之。可坐困而斃也。每中秋候。獠獍見月皎。則悲。悲朝廷有天。且勦我。速炊米。盛饗。藏之深山。為竄匿計。民見月皎。則喜。喜朝廷有天。我曹得喫田也。懷遠縣志

嶺南氣候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遷謫者惡之。號為四時節。

陶穀清異錄

桂林雖無瘴。而苦霖雨。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棟皆為蟻蛀。夏秋酷暑。多蚊蚋。尤不可耐。甚於閩廣。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脹如蠱。然嚼檳榔。乃漸

消

百粵風土記

節物

節物所尚。列郡多同。元日設香燭。盛服拜天地君親及尊長。鄉黨交賀。三五日而止。迎春日。惟郡城競看土牛。啖春餅。外鄉則否。元夜自初十至十六。各門懸一燈。嬉遊以為樂。清明祭墓。新葬者老少聚哭。遠年則否。五月一日至五日。為龍舟競渡之戲。午日折艾插戶。飲菖蒲酒。以角黍相餉。婦人製五色香袋佩之。八月中秋。為賞月之會。九月重陽。攜酒登高。鄉落或椎牛釀酒。聚眾賽會。或有迎神者。十月製紙衣。往墓焚奠。謂之送寒衣。除夕掃庭戶。祀神祇。家人畢集。燕飲。別具穀飯。以達明旦。謂之送舊迎新云。通志

藤州俗不知歲。唯用八月酉日為臘。長幼相賀以為年。寰宇記

競渡

梧州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人。有白衣數人。分立舟上。每擢動。則右手麾小白旗。左手麾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嶺南瑣記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衣白數人。右麾白旗。左麾長袖。為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敵不返。兵勝則梟而懸之。競歌合舞。十年一大會。五年一小會。遇甲戌年為之。有司毫不敢詰。赤雅

稱呼

廣南里俗多撰字畫。父子為恩。奎為隱。不長不矮。如此甚眾。又呼舊為官姑家竹舉。道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莊綽雞
助編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邁男名滿。即呼韋邁作父滿。韋全男女名插娘。即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孀睡。吳處厚青箱雜記

上鬼

嶺南風俗。家人有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刺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宰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北。至葬訖。初死。旦夕大叫而哭。朝野僉載

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歐陽玄暎車志

粵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同上

粵人注祀而上鬼病不服藥日事祈禱視貧富為豐故延巫鳴鐘鏡跳躍歌舞結幡
焚楮醜酒椎牛日夕不休事畢插柳枝戶外以禁往來其中寒熱瘟疫者謂之中草
子多以不藥死者相枕可哀也百粵風土記

蠻俗擇配

賓州羅奉嶺去城七里春秋二社士女畢集男女未昏嫁者以歌詩相應和自擇配
偶各以所執扇帕相博謂之博扇歸日父母即與成禮圖經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州主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
青花大袖用青絹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擁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隊
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
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以姦罪也周密癸辛雜識

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名山五絲刺同心結百紐鴛鴦囊選峒中之少好者
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為樂男亦三
五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結帶相贈以去赤雅

蠻俗生座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

預者。必致忿爭。張師正倦游雜錄

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匝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陸游老學菴筆記

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廩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南楚新聞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辱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病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同上

胎髮不雜除。長大而無櫛篋。不裹巾。蓬垢華聲。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漢蠻叢笑

蠻女

嶺南無間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功。但躬庖厨勤刀機而已。善醞醢菹酢者。得為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里民爭婚配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膳。即一條必勝一條矣。投荒錄

捲伴

捲伴。南州法度疎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為伴侶也。已而復為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未已。其崔姑若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為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為後人所捲。唯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歸始初被捲之家。虞衡志

婦人長裙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

林坤誠齊雜記

食物

嶺南地暖。草萊經冬不哀。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宿根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人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為題。故俗名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高澤摩居解頤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鱓。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為鹿。

不乃羹。牛羊腸臟略攪洗羹以饗客。具不可近。食之既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

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朱輔溪
蠻叢笑

桂人好食蝦蟆。仍重乾菌為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汚衫不取。馮贊雲
仙雜記

治生

粵西不毛之地。土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衡水。下取給嶺南。中人

以下之家。株守度日而已。官署曹掾而下。皆短衣芒屨。或跣著高屐。無中禪其人。蠢

頑者多。奸棍者少。至於偷盜剽掠。往往而是。枹鼓時起。訟牒絕稀。百粵風
上記

種田煨石為灰。俟秧稍長。以雜糞和勻撒之。數日苗倍青翠。以後更不復糞矣。山田

視平川田值稍高。以石便也。上同

趨虛

嶺南謂村市為虛。椰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

包飯趨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

謂之為虛。不亦宜乎。吳處厚青
箱雜記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疲也。疲者瘧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為市。又一奇也。謝

荆五雜俎

僧巫

僧多不削髮。娶妻生子。謂之在家僧。巫尤無他術。葉繼熙臨桂雜識。謂以几數重。自投而下者為得道。眾始宗之。今亦不盡然也。百粵風土記

屠婆

解牛多僮婦。亦曰屠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嶺南瑣記

柱蠹

嶺南屋柱多為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宵攪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雜處。益依稀蠻獠之習矣。謝肇淛五雜俎

羅漢樓

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獨脚樓高百尺燒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錦鱗矣。拔男子歌唱飲
噉夜歸緣宿其上以此自豪。詩雅

骨浪

搖獠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义木支濶板燃火炙背被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
以展轉之意名骨浪。漢蠻叢笑

打寮

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煎毛义木而已名打寮。同上

對刀

甲與乙有隙兩相關敵背牌護身遠以標槍鎗盡挺刃而前名對刀。同上

讐殺

夸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讐殺。同上

洗面

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同上

粵西叢載卷十八終

清汪森編

金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沙為生。坏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顯。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虞衡志

生金。諸蠻峒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麩煉之即成。百粵風土記

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涪縣江溪河。皆產金。居人多養鵝鴨。取屎以淘金片。日得一兩。或半兩。有終日不獲一星者。其金夜明。嶺表錄

珊瑚

劉勳為鬱林太守。獻珊瑚。宋書

大明六年。鬱林郡獻珊瑚連理樹。宋書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

命置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衰之徵。

述異記

丹砂

丹砂。本草以辰砂為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相連。北為辰砂。南為宜砂。地脈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牆壁如鏡。生白石牀上。可入煉。勢敵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石牀所生。即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砂。少牆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誤云。虞衡志

水銀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鑪。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為一鈹。鈹之制以猪胞為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同上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瘞。

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鑊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每江西奸商僱人挑貨至界上貿易則私與夸約并僱工人責之價成無論數十人俱縛去天高日遠王法不及使兇人得肆其毒良可悲夫

月山叢談

雄黃

泗城州出雄黃近貴州安南衛界土人攜出衛市之余自滇罷官歸道經其地有市雄黃屏風一護衣十屏風高尺五濶幾二尺護衣俱精緻余以道遠累行李不之留土人云其地有雄黃床并棹面堅者可為擣衣昔聞之宋時有得雄黃徑尺盤者便以為難得之貨以此觀之則彼亦為常也

同上

泗城州土司有雄黃擣衣碓質類瓊瑤光能鑑象其聲琮錚異於凡聽

虞衡志

銅

銅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

虞衡志

自然銅

自然銅生邕州山崑間出銅處土坑中及石間采得方圓不定其色青黃如銅

本草綱目

錫

粵中多產錫。以賀出者為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嶠也。其山

多錫。謂之錫方。嶠南瑣記

鉛粉

鉛粉。桂州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其粉以黑鉛著糟甕中。卷化之。虞衡志下同

鐘乳

鐘乳。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至多。勝連州遠甚。余遊洞。親訪之。仰視石脈湧起處。即有乳床。白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為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峰小山。峰端漸銳且長。如水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盛。折取之。鍊治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為勝。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沂流而上。江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山。懸石如鐘乳。嵌空巉崿。萬狀叩之。聲清越。其色若靈璧。青翠可喜。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餘。甚奇巧。杜綰雲林石譜

桂州石

靖江府所出石雖出自然然石麓而色不佳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趙希鵠河天清錄

融石

融州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峰巒但麓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洞天清錄

五色石脂

宜州諸山出赤石脂以色理鮮膩為佳。本草綱目

爐甘石

融縣出爐甘石金銀之苗也其塊大小不一狀似羊腦鬆如石脂亦粘舌產於金坑者其色微黃為上產於銀坑者其色白或帶青或帶綠或粉紅赤銅得之即變為黃今之黃銅皆此物點化也。同上

滑石

滑石桂林屬邑及搖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塼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虞衡志

冷石

鬱林布山縣多虺其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此石著創并以攻齒立蘇。一名竊齒石。吳錄地理志

猪膏石

興安臨川山中產猪膏石。白可為粉。奸商載之。摻入鹽以售。百粵風土記

無名異

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虞衡志

無名異。生於石上。狀如黑石灰。以油煉如蠟石。嚼之如錫。今宜州八星龍濟山中亦有之。黑褐色。大者如彈丸。小者如黑石子。采無時。本草綱目

無名異。大者如彈丸。小者如楮栗。雞血滴之即化為水。真懸官華李珍玩考

石綠

石綠。銅之苗也。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綠。品最下。價亦賤。虞衡志下同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

如覆菌。或云本質為海水所化。如石罅石罅之類。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以入藥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荔枝盆

諸山產石。多黑肌白紋。滑膩如鏡。大者中碑。小者為研。又有峻峭竄立。絕類英德者。嶄崿穿漏。類太湖者。屈曲深窪。畦脊隆起。若盆盎者。似荔枝殼之初剖。謂之荔枝盆。百粵

記風土

靈芝盆

靈芝盆。山洞中水滴成狀。若芝。可植花卉。可蓄水養魚。桂林府志

蛇黃

蛇黃。出嶺南蛇腹中。得之圓重如錫。黃黑青雜色。廣西平南縣有蛇岡黃。土人九月掘下七八尺。始得蛇黃。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丸。其色紫。本草綱目

酒

瑞露師司公厨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南

來。只用庫井酒。仍佳。

虞衡志下同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鮓。使可為卒

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酢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為厚禮。

鬱林夸人居山谷。食用手搏。酒名都林。合糟共飯。刻木契焉。

東字記

今人以椰子漿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

椰花好為酒。誰伴醉如泥。

周密齊東野語

酒以寄生為上。官私皆用之。梧州者佳。會城宗藩家。多自釀。即以其別號名酒。不下

十數種。然多以火酒雜之。間有似紹興豆酒者。此外有蓮花酒。陽朔酒。茅蔴酒。春分

酒。而虞衡志所謂瑞露辣泉者。絕無之。酒肆既多。日中以後。自衙役至市井小民。無

不踉蹌醉者。

百粵風土記

桑寄生酒。出梧州。色白味頗清冽。晉張華詩。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詩。浮蟻擅蒼梧。

皆謂此。第釀者必和以燒酒。以氣候炎蒸。恐酒味易敗。故耳。飲勿過多。

張七澤梧得雜志

南方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候陂水竭。寘壺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房千里投荒錄

廣西蛇酒。罈上有蛇數寸許。言能去風。其麴乃山中取草所造。良毒不能無慮。田錫本

明施閻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涸江水為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李紹文明世說新語

大穀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即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之最詳。為所談也。林

葛仙米

葛仙米。出勾漏草澤間。采得暴乾。仍漬以水。如粳米狀。以酒泛之。清爽襲人。此原非

穀屬而名為米。

梧州府志

青精飯

徭人杜日。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遺送。名曰青精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雅

蒟醬

蒟醬。本草注。即檳榔蓂子。楊用修以為非。謂佐檳榔蓂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與蒟醬不同。余觀廣州記。謂其花實即蒟。可為醬。又謂扶留有三種。一曰獲扶留。其根甚美。一曰南扶留。一曰華荈。俗皆呼曰蓂。今俗所常食者。皆蓂之葉。蓋南扶留也。桂昭間。冬春則食蓂根。復有香蓂。紫蓂之別。辛香尤甚。云來自江右諸土司。按記則此當為獲扶留。若華荈。宜自為一種。但似蓂耳。西事

蒟醬。徭獠中家家用之。以華荈為主。雜以香草。味雖佳。不足為異耳。史記唐蒙風曉南。越蒙食蒟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故吳都賦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今問之番禺。無有知者。惟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華荈。吾家蛤婁也。師古注。本草注。楊用修張孟奇。辯之皆誤。赤雅

桂州豐水縣古緣藤俚人以為布南越志下同

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為斑布

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為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

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陳襄文昌雜錄

五色斑衣以絲布吉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公后細過絲棉

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

布弱軟厚綴上毳毛外徵人以斑布文最煩縵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麤者名曰

文縵又次麤者名曰烏驕南州異物志

吉貝有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夸人多衣之斑衣山子與斑衣種女皆所常著

故以此名劉禹錫蠻女鉤輶音蠻衣斑爛布蓋謂此榜人所衣或即是物蠻方所貢

亦誇示其異以為戲爾西事珥

粵西寒暑之服咸取給於衡永肇慶人家無蠶績之具即有土布粗薄殊甚張文昌

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非實錄也抑古今俗懸絕至是耶百粵風土記

鬱林布

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維越布為帆。結綠絲為帆絳。以鑰石為足。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估客樂。齊鬱林屬所轄甚廣。然今西中絕無佳布。不知當日所衣者何物。西事耳下同

龍鳳葛

鬱林葛。南方稱為佳物。機誕而縱長五六丈。然質頗重厚。似不甚宜。暑原貢額不載。萬歷十五年。始令貢千疋。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奏。定每歲百疋。近內監教之織。為龍鳳紋。獻之。葛之有龍鳳自此始。

八蠶之繭

張文昌桂林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按廣州記。日南一歲八蠶。言其地暖。蠶一歲八熟也。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觀文昌此詩。則桂州蠶桑故感。不知何時廢之。粵人寡生理。淫僻易滋。能以此力倡之。亦生計民風所賴也。

金屐

軍安縣女子趙姬。常在山中取結屣。黨攻掠郡縣。著金箱齒屐。恒居象頭。闕我南越。

羽裙

古黨伯夸人女。以鳥羽相間為裙。用緋點綴裳下。男椎髻。女散髮。徒跣吹笙。巢居夜泊。方輿勝覽

龍鹽

龍鹽。龍生三卵。一曰吉弔。上岸與鹿交。精遺草木。結成蒲桃。號曰紫梢花。美人采之。用於帷箔。勝插翅春。赤雅下同

烏章

烏毳之精。織成文章者。謂之鎖襪。烏毳之粗。市於矜獍。謂之鵝扇。詩曰。鵝毛御臘逢山扇。

鵝毛被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鵝毛為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畦。衲之暖甚如綿。段公路北戶錄

南蠻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橫衲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不偏冷。偏宜覆嬰兒。兼辟驚癩也。嶺表錄異

卉服

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句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麻所為。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火浣布。布有三種。畢方藤者。一端數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娑羅布。其精者曰娑羅龍段吉貝布。又名斑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總成布。文勝火浣多矣。但過冬則散。南史。齊武帝。乘龍舟遊江中。維越布為帆。緯罽石為足。榜人皆鬱林著布。帝王誇為炫燿。其珍可知。知赤雅

冑白

清波雜志云。廣南黎洞。皆以巾纏頭。故曰冑白。董斯張吹景集

練子

練子出兩江州峒。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虞衡志下同

綾

綾出兩江州峒。如中國線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

蠻氊

蠻氊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為最。蠻人晝掖夜卧。無貴賤人有一蕃。

口單

口單。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為卧具。

紙甲

粵西紙甲。矢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出柳之賓州。裹以舊絮。雜松香。熟槌千杵。外固以布。綴而縫之。每甲費白金六七錢許耳。然槌不熟。則矢礮亦穿。夸撞但蒙被絮。行夜宿便以覆體。滇黔夸兵皆然。百粵風土記

銅鼓

蠻夸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口厚二分。鑪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鼙。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冀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為無用之物。遂捨於延慶禪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續表錄異

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馬援傳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為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附之。聲全似鞞鼓。虞衡志

徽宗大觀二年。融州蠻。其俗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為

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眾。號有鼓者為都老。眾推服之。宋史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蠟慢。宋朱輔溪蠻叢笑

予初見梁歐陽頎傳。稱頎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

宣撫司。見西南夸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鏦鏦如鼓。不作

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

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老學菴筆記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

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似今人家竹焙篝。體絕薄。純綠色。紋甚精

古。面環遠作鼉。鼉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受擊處亦平。但略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

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為稅監獻之內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

狼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廳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可

減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遙見之。欵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焉。西事耳下同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塚。掘之得銅鼓。其

旁多鑄龜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原有此體製。今銅鼓兩粵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為諸葛武侯。不必盡伏波也。

銅鼓。古傳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釵叩之。此即所謂金聲。非鑼也。今靈壁侯湯念嵩

家有之。

文允堅異林

夸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為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

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即至百牛不惜。與售價骨董者亡異。

西事珥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為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

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朱國禎湧幢小品

銅鼓。昔馬伏波征蠻物。以山溪易雨。因製之一懸之梧州鎮府左廡。昔沉潭中。聲震十里。鼓出遂無怒波。人言其為祟。今舟賴以無險。

張穆異聞錄

鼓

後漢周敞為交趾刺史。伐龍山木以為鼓。以下分鼓給桂林郡。上分鼓給交趾郡。擊

一鼓。則二鼓皆鳴。

輿地志

花腔腰鼓

花腔腰鼓。出臨桂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蜜燒之。油畫紅花紋以為飾。虞

銃鼓

銃鼓。瑤人樂。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銃下侈。亦以皮鞞植於地。坐拊之。

藤鼓

兩廣總制韓雍征西賊。先斬藤。藤為流血。山賊不可渡。相據洞。旋以計誅。奪截藤為鼓者三。總制及總兵留一。其一在梧州鎮府。府已空廢。棄之。下風雨不壞。剝之猶

辛氣逼人。張穆異聞錄

弓

烏許人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弧弓。南州異物志

竹弓以熏竹為之。筋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虞衡志下同

弩

蠻弩諸峒。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為弓。楛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

差大耳

猿人弩。又名偏架弩。無箭槽。偏架而射也。

藥箭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為之。射鳩捕蛇。以合百草。鍊時日。作毒矢。仰射飛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雅

毒槊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蠻

中呼鳥鐸刀。西陽雜俎

白棍

白棍。獠子采白木為棍。寢處不離用之。但聞風聲。形影雙滅。觀之作書。勝公孫脫舞。

雅赤

峒刀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為鞘。廣

志下

蠻鞍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鏡。鏡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鞞鍍木為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鞞。

蠻鞭

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纒四五尺。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盧沙

盧沙。瑤人樂。狀類簫。縱入管。橫一管貫之。

胡盧笙

胡盧笙。兩江峒中樂。

藤合

藤合。屈藤盤連成枰合狀。漆固護之。出藤梧等郡。

檳榔合

檳榔合。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蛻灰併扶留藤同咀。則不澀。土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鋌樣。中為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竹釜

竹釜。瑤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鑪鼎。食物熟而竹不燬。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石刀劍環玦

藤州。其俗以青石為刀劍如鐵。婦人亦以為環玦。代珠玉也。元和郡國志

戲面

戲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虞衡志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夸皆不能及。老學菴筆記

鍍銀器

南寧人善作器物。鐵質鍍花紋而鍍銀其上。謂之鍍銀。自孟鼎爐合以及刀劍戈戟。皆能為之。殊亦堅麗。然紋稍粗。不及滇中之細。用久則繡。須以積膏拭之。百粵風土記

杯

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椀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

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廣衡志下同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蠻稅以木刻朱墨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甌之形。

筆

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鈔。

王羲之筆經

昭富春勤等州。擇雞毛為筆。其為用與兔毫不異。

嶺表錄異

剡木為舟

易翼稱剡木為舟。今西方多有之。取大木長一丈。圍五尺以上。虛其中。裁留首尾。若槽形。亦有昂首而銳其末者。廣二三尺。所受四五人。或至六七人。村民用以往來乘載。小溪中無官渡之處。遇輿馬則方舟而濟。

西事瑣

春堂

春堂者。以渾木剡而為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梁。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聲敲聞於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瀏亮也。

嶺表錄異

粵西叢載卷十九終